

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◎选编

百年中国

挚

爱

卷

中

整部中国历史，是在艰辛困顿与曲折多变中前进的。它交织着多少辉煌和灾难，凝结着几何欢乐与痛楚。

经典散文

BAINIANZHONGGUO
JINGDIANSANWEN

百年中国

挚爱卷

◎林非 李晓虹 王兆胜 选编

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有一缕炊烟；那幻听，耳边总好像听到当年母亲唤我回家吃晚饭的声音。

其实，如今我们家乡的农户，大都已用上了煤气灶，屋顶上已没有昔日的袅袅炊烟；而我却为什么，心目中还烙印着这旧日的特征？是因为我与故乡这息息相通的有形呼吸吗？还是那梦中最易辨认的旌旗使我常常回眸？

哦，我怎么能消失了那幸福的幻听呢？纵然将来我到了耄耋之年，在母亲唤我回家吃晚饭的殷殷声中也永远是一个孩子。

另一种怀念

我怀念，怀念梧桐树上的露珠。

回到故乡的第二天，我就发现家门外小河边那片梧桐树不见了。我到处打问，急切地追寻。

我问现代化的“广场”，那冠以“广场”的百货商场不语；我问实际上是住宅小区的“花园”，那名叫“清宫花园”的不语；另一处名叫“罗马花园”的也不语；我问高低参差的水泥林带，水泥林带也滞重无声，而且任从风来雨去，这水泥林带自是纹丝不动；我问新起的“写字楼”玻璃钢屏风，它也没有回答。这时，只有空中几只翠鸟鸣叫，见附近无枝可依，向远方逸去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欢呼“花园”，也欢呼“广场”，惊叹我的故乡的酒店，有的也跃上“星级”。可所有这些，还是不能弥补我心中的缺憾——还是怀念那片梧桐的林带，那蒲扇般大叶上的露珠呵！

有人说，树叶上的露珠就是树的泪珠。其实，泪珠并不都表示悲哀。我从记事儿时就有这样的感觉：风摇树叶洒下的露之泪，颗颗都晶莹着清纯的欢喜。

至少在我们这片地方，如今没了梧桐和其他传统的林带，没了叶上洒下的泪珠，我的眼眶却反而双双被润湿……

“花园”也好，“广场”也好，却不能没有绿色的生命衬托；没有足够的树的枝叶，不仅是鸟儿，就连露珠也无可附着。如果“花园”缺花，“广场”无树，不也顾此失彼，煞了些风景？！

仍然渴望春雨

我本以为，在多年来倡导不靠天吃饭，尤其是大兴水利、科学种田实施重大跨越的新世纪伊始，人们对春雨的匮乏不再过于介意，其实这只是我的想当然而将问题过于理想化。回乡几天，叔伯二舅舅就对我数落说：

“老天爷真够绝的：冬天三个月只下了一场小雪；开春两个月滴雨没下，大田干得快冒烟了。”

从他的介绍中我还得知：水库耗得只剩下盆底儿；机井是不少的，但汲不了多大一会儿就得下去淘。其实天上地下水是循环往复的整体，相互赛着比心眼儿：你比我吝啬，我比你更抠门儿。谁也不能设想，天上不舍得掉一个雨点儿，地底下会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仙湖。

于是，自我穿开裆裤时就在那里玩得开心的村东小河完全干涸了，老姐姐几年前还是满头的青丝也被岁月或许还有“天渴”抽走了。如今，当然没有愚昧的求雨之举，但在春雨睡懒觉的日子里，还是有不少乡亲渴盼的目光穿越新落成的十八层高楼而移向远天，下意识地数着天空的云丝……

就在这时，路口的加油站生意却忒火，“富康”在前，桑塔纳 2000 断后。勾山集团女老板的“公爵王”擦得锃亮，与女主人的皮鞋一样显眼。她重的是时间，急于进城与一家韩国企业谈项目，而不在意最近油价略有上调：“请快点儿，加足加够！”油，在大启动中汽车数量骤增的情势下固然可贵，而机井里抽得渐少的水波却似在悄声提醒人们：“可别忘了——春雨贵似油！”

或许大自然也不想做得太过分，终于在我离乡的前两天，送来一个疏离已久的湿漉漉的早晨，急盼春雨的柳芽儿也齐刷刷地洒出一色嫩黄（我相信这可并非出于我的幻觉）。只可惜时间太短，斜风拽着细雨匆匆地想要溜走；幸而从东南山那边又涌来一片雨云，水珠在瓦檐上滴得更急了，乡亲们脸上的笑

纹里堆满了挽留之意，春雨似乎也被感动了，不好意思点到为止，田野上染遍了湿褐色的柔情，村东小河里的鹅卵石变得又清又亮，我的老姐姐一时看花了眼，竟以为是欢快的青蛙们在翻筋斗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她自己也笑了：还不到那个季节呢。

离乡的归途中我还在想：改造大自然当然是积极的、必要的举措，但合理地顺应大自然仍应是一条不败的法则。譬如当天旱时，乡亲们仍然渴盼下雨。他们大多懂得：“改造”，也只能是有利于调风顺雨，而不是任意虐待大自然。

春雨，还是贵似油。

碗花糕

王充闾

—

小时候，一年到头，最欢乐的日子要算是旧历除夕了。除夕是亲人欢聚的日子。行人在外，再远也要赶回家去过个团圆年。而且，不分穷家富家，到了这个晚上，都要尽其所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。母亲常说：“打一千，骂一万，丢不下三十晚上这顿饭。”老老少少，任谁都必须熬过夜半，送走了旧年、吃过了年夜饭之后再去睡觉。

我的大哥在外做瓦工，一年难得回家几次，但是，旧历年、中秋节却绝无例外地必然赶回来。到家后，第一件事是先给水缸满满地挑上几担水，然后再抡起斧头，劈上一小垛劈柴。到了除夕之夜，先帮我的嫂嫂剁好饺馅，然后就盘腿上炕，陪着祖母和父亲、母亲玩纸牌。剩下的置办夜餐的活，就由嫂嫂全包了。

一家人欢欢乐乐地说着笑着。《笑林广记》上的故事，本

是寥寥数语，虽说是笑话，但“包袱”不多，笑料有限。可是，到了父亲嘴里，敷衍演绎，踵事增华，就说起来有味、听起来有趣了。原来，自幼他曾跟“说书的”练习过这一招儿。他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，自己却顾自在一旁“叭哒、叭哒”地抽着老旱烟。

我是个“自由民”，屋里屋外乱跑，片刻也停不下来。但在多数情况下，是听从嫂嫂的调遣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她就是戏台上头戴花翎、横刀立马的大元帅。此刻，她正忙着擀面皮、包饺子，两手沾满了面粉，便让我把摆放饺子的盖帘拿过来。一会儿又喊着：“小弟，递给我一碗水！”我也乐得跑前跑后，两手不闲。

到了亥时正点，也就是所谓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的“五更”时刻，大哥领着我到外面去放鞭炮，这边饺子也包得差不多了。我们回屋一看，嫂嫂正在往锅里下饺子。估摸着已经煮熟了，母亲便在屋里大声地问上一句：“煮挣了没有？”嫂嫂一定回答：“挣了。”母亲听了，格外高兴，她要的就是这一句话。——“挣了”，意味着赚钱，意味着发财。如果说“煮破了”，那就不吉利了。

热腾腾的一大盘饺子端了上来，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说笑着。突然，我喊：“我的饺子里有一个钱。”嫂嫂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，甜甜地说：“恭喜，恭喜！我小弟的命就是好！”旧俗，谁能在大年夜里吃到铜钱，就会长年有福，一顺百顺。

大哥笑说，怎么偏偏小弟就能吃到铜钱？这里面一定有门道，咱们得检查一下。说着，就夹起了我的饺子，一看，上面有一溜花边儿，其他饺子都没有。原来，铜钱是嫂嫂悄悄放在里面的，花边也是她捏的，最后，又由她盛到了我的碗里。谜底揭开了，逗得满场轰然腾笑起来。

父母膝下原有一女三男，早几年，姐姐和二哥相继去世。大哥、大嫂都长我二十岁，他们成婚时，我才一岁多。嫂嫂姓孟，是本屯的姑娘，大哥常年在外，她就经常把我抱到她的屋里去睡。她特别喜欢我，再忙再累也忘不了逗我玩，还给我缝制了许多衣裳。其时，母亲已经年过四十了，乐得清静，便听凭我整天泡在嫂嫂的屋里胡闹。后来，嫂嫂自己生了个小女孩，也还是照样地疼我爱我亲我抱我。有时我跑过去，正赶上她给小女儿哺乳，便把我也拉到她的胸前，我们就一左一右地吸吮起来。

但我印象最深刻的，还是嫂嫂蒸的“碗花糕”。她有个舅爷，在京城某王府的膳房里混过两年手艺，别的没学会，但做一种蒸糕却是出色当行。一次，嫂嫂说她要“露一手”，不过，得准备一个大号的瓷碗。乡下僻塞，买不着，最后，还是她回家把舅爷传下来的浅花瓷碗捧了过来。

一个面团是嫂嫂事先和好的，经过发酵，再加上一些黄豆面，搅拌两个鸡蛋和一点点白糖，上锅蒸好。吃起来又甜又香，外鲜里嫩。家中每人分尝一块，其余的全都由我吃了。

蒸糕做法看上去很简单，可是，母亲说，剂量、水分、火候都有讲究。嫂嫂也不搭言，只在一旁甜甜地浅笑着。除了做蒸糕，平素这个浅花瓷碗总是嫂嫂专用。她喜欢盛上大半碗饭，把菜夹到上面，然后，往地当央一站，一边端着碗吃饭，一边和家人谈笑着。

二

关于嫂嫂的相貌、模样，我至今也说不清楚。在孩子的心目中，似乎没有俊丑的区分，只有“笑面”或者“愁面”的感觉。小时候，我的祖母还在世，她给我的印象，是终朝每日愁眉不展，似乎从来也没见到过笑容；而我的嫂嫂却生成了一张笑脸，两道眉毛弯弯的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带着盈盈笑意。

不管我遇到怎样不快活的事，比如，心爱的小鸡雏被大狸猫捕吃了，赶庙会母亲拿不出钱来为我买彩塑的小泥人，只要看到嫂嫂那一双笑眼，便一天云彩全散了，即使正在哭闹着，只要嫂嫂把我抱起来，立刻就会破涕为笑。这时，嫂嫂便爱抚地轻轻地捏着我的鼻子，念叨着：“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小鸡鸡，没人要，娶不上媳妇，瞎胡闹。”

待我长到四五岁时，嫂嫂就常常引逗我做些惹人发笑的事。记得一个大年三十晚上，嫂嫂叫我到西院去，向堂嫂借枕

头。堂嫂问：“谁让你来借的？”我说：“我嫂。”结果，在一片哄然笑闹中被堂嫂“骂”了出来。堂嫂隔着小山墙，对我嫂嫂笑骂道：“你这个闲×，等我给你撕烂了。”我嫂嫂又回骂了一句什么，于是，两个院落里便伴随着一阵阵爆竹的震响，腾起了“叽叽嘎嘎”的笑声。原来，旧俗：年三十晚上到谁家去借枕头，等于要和人家的媳妇睡觉。这都是嫂嫂出于喜爱，让我出洋相，有意地捉弄我，拿我开心。

还有一年除夕，她正在床头案板上切着菜，忽然一迭连声地喊叫着：“小弟，小弟！快把荤油罐给我搬过来。”我便趑趄趑趄地从厨房把油罐搬到她的面前。只见嫂嫂拍手打掌地大笑起来，我却呆望着她，不知是怎么回事。过后，母亲告诉我，乡间习俗，谁要想早日“动婚”，就在年三十晚上搬动一下荤油坛子。

嫂嫂虽然没有读过书，但十分通晓事体，记忆力也非常好。父亲讲过的故事、唱过的“子弟书”，我小时在家里“发蒙”读的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，她听过几遍后，便能牢牢地记下来。我特别贪玩，家里靠近一个大沙岗，整天就跑到那里去玩耍。早晨，父亲布置下两页书，我早就忘记背诵了，她便带上书跑到沙岗上催我快看，发现我浑身上下满是泥沙，便让我就地衣服脱下，光着身子坐在树荫下攻读，她就跑到沙岗下面的水塘边，把脏衣服全部洗干净，然后晾在青草上。

我小时候又顽皮，又淘气，一天到晚总是惹是生非。每当

闯下祸端父亲要惩治时，总是嫂嫂出面为我讲情。这年春节的前一天，我们几个小伙伴随着大人到土地庙去给“土地爷”进香上供，供桌设在外面，大人有事先回去，留下我们在一旁看守着，防止供果被猪、狗扒吃了，挨过两个时辰之后，再将供品端回家去，分给我们享用。所谓“心到佛知，上供人吃”。

可是，两个时辰是很难熬的，于是，我们又免不了起歪作祸。家人走了以后，我们便悄悄地从怀里摸出几个偷偷带去的“二踢脚”（一种爆竹），分别插在神龛前的香炉上，然后用香火一点燃，只听“劈——叭”一阵轰响，小庙里面便被炸得烟尘四散，一塌糊涂。我们却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，欣赏着自己的“杰作”。

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哪晓得，早被邻人发现了，告到了我的父亲那里。我却一无所知，坦然地溜回家去。看到嫂嫂等在门前，先是一愣，刚要向她炫耀我们的“战绩”，她却小声告诉我：一切都“露馅”了，见到父亲二话别说，立刻跪下，叩头认错。我依计而行，她则“爹长爹短”地叫个不停，赔着笑脸，又是装烟，又是递茶。父亲渐渐地消了气，叹说了一句，“长大了，你能赶上嫂嫂一半，也就行了”，算是结案。

我家养了一头大黄牛，大哥春节回家度假时，常常领着我逗它玩耍。他头上顶着一个花围巾，在大黄牛面前逗引着，大黄牛便跳起来用犄角去顶，尾巴翘得老高老高，吸引了许多人围着观看。这年秋天，我跟着母亲、嫂嫂到棉田去摘棉花，顺

便也把大黄牛赶到地边去放牧。忽然发现它跑到地里来嚼棉桃，我便跑过去扬起双臂轰赶。当时，我不过三四岁，胸前只系着一个花兜肚，没有穿衣服。大黄牛看我跑过来，以为又是在逗引它，便挺起了双角顶我，结果，牛角挂在兜肚上，我被挑起四五尺高，然后抛落在地上，肚皮上划出了两道血印子。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，母亲和嫂嫂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。

事后，村里人都说，我捡了一条小命。晚上，嫂嫂给我做了“碗花糕”，然后，叫我睡在她的身边，夜半悄悄地给我“叫魂”，说是白天吓得灵魂出窍了。

三

每当我惹事添乱，母亲就说：“人作（读如昨）有祸，天作有雨。”果然，乐极悲生，祸从天降了。

在我五岁这年，中秋节刚过，回家休假的大哥突然染上了疟疾，几天下来也不见好转。父亲从镇上请来一位安姓的中医，把过脉之后，说怕是已经转成了伤寒。于是，开了一个药方，父亲随他去取了药，当天晚上大哥就服下了，夜半出了一身透汗。

清代的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中，记载其父病疟返里，寒索火，热索冰，竟转伤寒，病势日重，后来延请名医诊治，幸得康复。而我的大哥遇到的却是一个“杀人不用刀”的庸医，由

于错下了药，结果，第二天就死去了。人们都说，这种病即使不看医生，几天过后也会逐渐痊愈的。父亲逢人就讲：“人间难觅后悔药，我真是悔青了肠子。”

父亲根本不相信，那么健壮的一个小伙子，眼看着生命就完结了。在床上停放了两整天，他和嫂嫂不合眼地枯守着，希望能看到大哥长舒一口气，苏醒过来。最后，由于天气还热，实在放不住了，只好入殓，父亲却双手捶打着棺材，拼死命地叫喊。我也呼着号着，不许扣上棺盖，不让钉上铆钉。尔后又连续几天，父亲都在深夜里到坟头去转悠，幻想能听到大哥在坟墓里的呼救声。由于悲伤过度，母亲和嫂嫂双双地病倒了，东屋卧着一个，西屋卧着一个，屋子里死一般地静寂。原来雍雍乐乐、笑语欢腾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。我像是一个团团乱转的卷地蓬蒿，突然失去了家园，失去了根基。

冬去春来，天气还没有完全变暖，嫂嫂便换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，衬着一副瘦弱的身躯和没有血色的面孔，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其实，这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。父亲正筹划着送我到私塾里读书。嫂嫂一连几天，起早睡晚，忙着给我缝制新衣，还做了两次“碗花糕”。不知为什么，吃起来总觉着味道不及过去了。母亲看她一天天瘦削下来，说是太劳累了，劝她停下来歇歇。她说，等小弟再大一点，娶了媳妇，我们家就好了。

一天晚上，坐在豆油灯下，父亲问她下步有什么打算。她

明确地表示，守着两位老人、守着小弟弟、带着女儿过一辈子，哪里也不去。

父亲说：“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心话，没有掺半句假。可是……”

嫂嫂不让父亲说下去，呜咽着说：“我不想听这个‘可是’。”

父亲说，你的一片心情我们都领了，无奈，你还年轻，总要有个归宿。如果有个儿子，你的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考虑；可是，只守着一个女儿，孤苦零丁的，这怎么能行呢？”

嫂嫂说：“等小弟长大了，结了婚，生了儿子，我抱过来一个，不也是一样吗？”

父亲听了长叹一声：“咳，真像‘杨家将’的下场，七狼八虎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只剩下一个无拳无勇的杨六郎，谁知将来又能怎样呢？”

嫂嫂呜呜地哭个不停，翻来覆去，重复着一句话：“爹，妈！就把我当作你们的女儿吧。”嫂嫂又反复亲我，问“小弟放不放嫂嫂走”，我一面摇晃着脑袋，一面号啕大哭。父亲、母亲也伤心地落下了眼泪。这场没有结果的谈话，暂时就这样收场了。

但是，嫂嫂的归宿问题，终究成了两位老人的一块心病。一天夜间，父亲又和母亲说起了这件事。他们说，论起她的贤惠，可说是百里挑一，亲闺女也做不到这样。可是，总不能看

着二十几岁的人这样守着我们。我们不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们于心难忍啊！

第二天，父亲去了嫂嫂的娘家，随后，又把嫂嫂叫过去了，同她母亲一道，软一阵硬一阵，再次做她的思想工作。终归是“胳膊拧不过大腿”，嫂嫂勉强地同意改嫁了。两个月后，嫁到二十里外的郭泡屯。

我们那一带的风俗，寡妇改嫁，叫“出水”。一般都悄没声的，不举行婚礼，也不坐娶亲轿，而是由娘家的姐妹或者嫂嫂陪伴着，送上事先等在村头的婆家的大车，往往都是由新郎亲自赶车来接。那一天，为了怕我伤心，嫂嫂是趁着我上学，悄悄地溜出大门的。

午间回家，发现嫂嫂不在了，我问母亲，母亲也不吱声，只是默默地揭开锅，说是嫂嫂留给我的，原来是一块“碗花糕”，盛在浅花瓷碗里。我知道，这是最后一次吃这种蒸糕了，泪水刷刷地流下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咽。

每年，嫂嫂都要回娘家一两次。一进门，就让她的侄子跑来送信，叫父亲、母亲带我过去。因为旧俗，妇女改嫁后再不能登原来婆家的门，所谓“嫁出的媳妇泼出的水”。见面后，嫂嫂先是上下打量我，说“又长高了”，“比上次瘦了”，坐在炕沿上，把我夹在两腿中间，亲亲热热地同父母亲拉着话，像女儿见到爹妈一样，说起来就没完，什么都想问，什么都想告诉。送走了父亲、母亲，还要留我住上两天，赶上私塾开学，

早上直接把我送到校舍去，晚上再接回家去。

后来，我进县城、省城读书，又长期在外工作，再也难以见上嫂嫂一面了。由于早年丧痛，又兼过分劳累，听说她身体一直不好。一次，我回去探家，听母亲说，嫂嫂去世了。我感到万分地难过，万分地悲戚，觉得从她的身上得到的太多太多，而我给予她的又实在太少太少，真是对不起这位母亲一般地爱我、怜我的高尚的女性。引用韩愈《祭十二郎文》中的话，正是：“汝病吾不知时，汝殁吾不知日，生不能相养以共居，殁不能抚汝以尽哀，殓不凭其棺，窆不临其穴……彼苍者天，曷其有极！”

一次，我向母亲偶然问起嫂嫂留下的浅花瓷碗，母亲说：“你走后，我和你父亲加倍地感到孤单，越发想念她了，想念过去那段一家团聚的日子。见物如见人。经常把碗端起来看看，可是，你父亲手哆嗦了，碗又太重……”

就这样，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嫂嫂，再也见不到那个浅花瓷碗了。